

知北游第二十二	卷之八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卷之九	莊子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卷之十	莊子雜篇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御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一

晉 郭 象 子玄 輯

明 歸有光 熙甫 批闡

文震孟 文起 訂正

莊子內篇內者對

逍遙遊第一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

化而為鳥其名爲鵲鵲之不知其幾千里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不知其幾千里也

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不知其幾千里也

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及運其身非

豈好奇哉。以天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比

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無不慮其失又何厝心於

其間。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

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大則

動衆故持扶搖而後能生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

得不然非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

樂然也。至天池而息小鳥

上峰訓示一事

明大小之分以
小形大非小大
各盡其適也

王鳳洲曰：此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四
三
集
書
目

馬淵曰大主
演語

雪。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異。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舉志榆枋。而各稱體。不足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鼓舉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出之。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而

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四 莊子集說

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謂自定乎內外之分。內我而辯乎榮辱之竟。榮已而斯已矣。亦不

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冷然。輕旬有五日而後反。御風而行。不能

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

也。唯無所不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南華真經評注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體名也天地以萬物爲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爲正自然者不爲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五
三
場
藏
書

陽春三月以上
言大物之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八 莊子

稽天而不涸。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
安則所在皆通。死生無變於已。況游熱之間哉。
故至人之不憂手。所釋非解之也。惟理直而
自然。與是其塵垢。批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
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之各目為名者。非名
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官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
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
天下也。故官然喪之。而會適心於絕冥之境。雖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陽春三月以上
言大物之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九 莊子

其樂能令手不樹。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
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游游。統不過數金。今一朝
而需後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游游。統
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有宜焉。得其宜。安往而不通
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
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平身而伏。以候敖
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
夫釐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
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
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
苦哉。人小大之物。苟大具極。則何害之

王介甫曰此篇直述體大小二字乃其眼目

鵬鵬大者學鳩斥鴳小者文字一頭

二證一結奇崛不倫

楊用脩曰此篇雖名逍遙遊而未及逍遙之

趣直發端倪得其所所以遊者則此書

無往非逍遙篇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逍遙遊

十一 三陽藏書

南華真經評註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後美已而惡人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嘯嗒焉似喪其耦

前日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有天真而已又

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靜若運槁機若死

灰若游塵靜止之容居所不能一也其于無

心而自得吾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常見隱几者而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忘矣夫天下有何物足

然哉都忘外內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安聞地

籟而未聞天籟夫籟蕭也夫蕭管參差宮商與

其間矣况之風物與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

其名為風大塊者豈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

然而自生則照然之體是唯無作則萬竅怒

吟言風雖無作則萬竅怒吟而獨不聞之琴瑟乎

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也

類須漢曰此數
謂其明末不現
解其說此做
造物遂其口類

之乎其有私焉皆悅之則是有私也有私則不能賤而存矣不悅而自存不爲而自生也如是皆有爲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遇其分上下相冒而

莫爲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爲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夫臣妾但各安其分耳。未爲不

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其選相爲
四支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其選相爲
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
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直，足自

居下豈有過哉。然其有真君存焉。所則非偽。歸于當而必自當也。

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

月爲者。雖復卑賤。猶不輕毀。者。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邪幸之路。以下目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古 三 楊 藏 書

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與
上物喪其真人不忘其本則一受其成形不忘以

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如足者鮮故得此不止復遂于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

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使其形體至于疲用人爾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114

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于凡人所哀則此與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爲哀則凡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

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

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諸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故則未有不有者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主張新日知如
人各自有師故
付之而自當
奚必知代而心
自取者有之愚
者與有焉
夫以成代不成
非知也心自得
耳故愚者亦師
其成心未肯用
其所謂

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昔至也。今日鴻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以神禹人兩順之。

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聖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夫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各有所說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爲是

邪然未足
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
言邪以爲無言邪則其以
爲異於
鼓音亦有
辯乎夫言與鼓音其致一也其無辯乎

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如所定。道惡乎。

其分所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
也。夫惟獨者。因天下之是非。而非自無是。則也。故
不由是非之塗。而是其無患。不當者。而明且
天然而無是。亦彼也。彼亦為我。彼亦自
所存。故也。是亦彼也。彼亦自是。而非彼。彼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彼。彼
彼各有一是一。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我欲自是。欲謂是為是
乎哉。而是後。為彼。所欲彼。彼是有。無。本果定也。
彼是其得。其偶。謂之道。樞。聖人兩應之。故無心
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此居樞始得
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此居樞始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七 三 陽 藏 書

王鳳洲曰。此名
論。實則曰。論
物理。理在物外
分明。是。下
物。其物亦相然
矣。

環而得其中心者。是無非也。無非是亦一
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
也。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
唯涉空得中有。然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
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故曰。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
指。指為非。指矣。故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
彼指。還喻我。是則我指于彼。指復為非指矣。此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
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彼同于自是。又
均于非我。均于相非。則天下無是。同于自是。又
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然是若果是。則天下不

主其言曰野有
至理無言言則與
類故試齊言言則與
始也者謂無終始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
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有無也者有無而本
也者謂本無無知有
俄而有無矣而未始
忘其知也爾乃俄然
則天地萬物誠我是
有謂矣謂無是非
即復有謂而未始
吾所謂之其果有謂
乎其果無謂乎又不
大於秋毫之末而大
祖爲天地與我並生
對峙大山大於於
其性則秋毫大於小
矣若以性足爲大則
也言性足者非大則
則天下無大矣秋毫
無大無奇無天是以
後片鶴小費天地而
安其性分故雖天地
物不足爲異而與我
生又何不故萬物之
得又何不一哉既已
爲一

矣且得有言乎一也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下不問者也
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物或不能自明其一二而
以此述彼故謂一以正之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為三百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夫以
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
又二之有一有二得謂之三乎夫以一而言
一則乃成三况乎其交流凡物殊勝雖有等數
其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
言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無適焉因是已各其
所處乃夫道未始有封不在也官未始有常此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其有左有右有便有倫有義物有宜有理有公
有辯有分有競有爭辯曰異此之謂八德
有以入德之六令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令之
若其之內則未嘗以底聖人也故聖人本當論之
也或不論其外而入學則其所以不能六令之內
聖人論而不議其性春扶經世先王之志聖
人議而不辯其成述而極于至當之極故分
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自別而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辯而不道此以明彼彼言辯而不及其自及仁
常而不成物無常變而廉清而不信
非勇伎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五者固
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得者也不
求而來之謂以聞學方以無事為耳雖香
驚風驟現日月此愈近彼愈遠矣聖人得而性
無大故物而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
知之外也故止于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然都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而不知其所
由來至理之來此之謂葆光其自明故昔
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脢胥敖南面而不釋
然其故何也于安任之道未以故堯朝而不
自替之問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辯而不道此以明彼彼言辯而不及其自及仁
常而不成物無常變而廉清而不信
非勇伎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五者固
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得者也不
求而來之謂以聞學方以無事為耳雖香
驚風驟現日月此愈近彼愈遠矣聖人得而性
無大故物而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
知之外也故止于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然都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而不知其所
由來至理之來此之謂葆光其自明故昔
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脢胥敖南面而不釋
然其故何也于安任之道未以故堯朝而不
自替之問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

以則得者不之所安無所適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
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發天六合俱照而況德
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于照而有所不
照之類而後使從已手至道豈私哉故不釋然
神解耳若乃物得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曲
深自之自若皆得其理則豁然問乎王倪曰子
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所謂同未必是
而彼其莫能相正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若自如其所不知即為有知然則物無
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無不任矣雖然嘗試言

之以其不知故未敢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魚游于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
知非下轉九而笑蛇蟻者乃以爲庸詎知吾所
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亦自一家之知且吾嘗
試問乎次故試問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
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
知正處明焉物之便民食芻黍麋鹿食薦
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以明美惡之
後徧徧以爲雖麋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西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莊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莊子

婦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等東西
下所好之不同也而自觀之仁義之
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哉夫利
害之相攻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
常故嗚呼莫之謂而任其自是然後謬然俱得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妙其
不知故適緣至人當王倪曰至人神矣無心而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雖沙至變而未始非我故德

然無所介若然者乘雲氣非我動也行騎日月
死生也而遊乎四海之外夫理無其知而任天
而不死生無變於已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
端乎况利害于死生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
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
不就利不違害無所避就就不喜求而之不喜不
綠道者至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謂謂者皆
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謂
謂而有此無謂也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謂
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莊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莊子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莊子

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而不可及。故言之者，五音之而聞之者，應聲而復。言不能使萬物無情，而聽之者，至見彼聖人付會于虛無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故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爾鴉子方聞而責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務求其未化，當生而處死，是以辯其皆逆計之徒也。予嘗爲安妄言之，故試言之。女以妄聽之，奚若正聽之。早計也，故亦旁日月，快宇宙，以死生爲晷，以壽夭爲旦。何者？勞神傷身，以自取滅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 莊子

邪。死生一也，而爾說生欲與夢，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爲之非弱喪，而不知歸于故鄉也。焉知生之非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如彼一死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也，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夢田獵也。夢亦哭，則死生之理，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死生之理，與真于春得所願，一也。則何傷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之志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者也。覺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人覺者，乃知夫夢也。應自覺者，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爲覺，故竊竊然知之。一也。之謂也。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覺，子謂女夢亦夢也。以爲夢中之古夢也。夫是爲自以是其言也，其名爲平詭。夫非常人之所知，

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門兩界之所制而居
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此與不化然
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
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皆然俱得
無進若乃貴此近因而忘其自爾者物于外喪
主于內而受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
已存乎胸中何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
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而不知周也為胡蝶
而不知周則與生無異也然則死無不通志
則當生而後生者必當死而後死矣由此觀之
知大在生而俄然覺則遽然周也故胡蝶之
未必非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
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于夢之不知周也而各
執一隅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變焉周矣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三場藏書

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周與胡蝶則
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周與胡蝶則
必有分矣 夫夢夢之分無異于死生之別也今
此之謂物化 夫時不暫換而今不遂在故時
異于此而分心于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
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
之可樂死之可苦不聞物化之謂也

歐陽公曰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深
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發無限

王介甫曰齊物論其微意正欲以不齊齊之
求其齊乃不可齊矣諸君子所以失

者以其齊也

劉須溪曰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
愈不齊矣不足齊他物論是自看得
他物論原自齊看得齊則心平心平
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指戰國時學問
亦非也天地間自有人我即有是非
從堯舜事業六經議論戰爭興廢由
處成敗死生皆是非也身外無第二
物切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故

齊為上
揚用脩曰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
美者養生主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一

南華真經評註 卷一 齊物論 三十三場藏書